

好數學對於縝密、正確的思考有莫大的幫助。

對許多人而言，讀數學是一項苦差。這自然和個人的抽象思考能力有關。不過，不適當的教學方法也難辭其咎。數學體系綿延細密，不能切割。過份強調解題技巧而忽略通盤的理解實在是捨本逐末的作法。照理講，通盤理解之後，解題技巧自然豁然貫通。

對於那些離開學校就和數學絕緣的人而言，數學若不能提供思考的訓練，則研習這門學問實在是一種奢侈。解題技巧是一種求知的對象，擱置不用，遲早會遺忘。思辨則為一種求知的工具，猶如筷子，學會使用之後，隨時隨地都用得到，不易遺忘。

在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下，自高中生以降，都沒有機會接受邏輯等訓練思考的課程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們應該格外重視數學教育才對。

數學可以從苦差變成挑戰。為什麼沒有人想聘請國內專家用趣味盎然的筆觸，編寫一些能啟發學生思辨能力的數學讀物，使數學成為一門終身受益的課程？

談人名譯音

陳之藩

聯副前幾天刊出一篇「浦若斯特先生」的文章，介紹的很好。不



過對於這個名字，我覺得應多加考慮。

如果按「英譯」的字而上唸，當然可以唸成浦若斯特，但似乎應按法語發音，不能按英語發音，法語的音，「斯特」不可能發出音來。所以遠在一九四幾年的翻譯作品，當然是在大陸時了，就把他譯成「普盧」，這個發音要近似的多。

這正如有人把「雨果」譯成「囂俄」，前者近法國音；後者是按英音胡唸的。如果一切人的名字全按英國的字面來唸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，可是法國人如果聽起來，就不知在說誰了。

何況，如果譯成「囂俄」、「浦若斯特」，就該把路易也譯成路易斯才一致。這樣就無理由的把發音歪曲，在法文名字多是變長。所以沒有一點好處。

像雨果、普盧，這樣大文豪，我們總應有一統一的譯法。我倒覺得這是編輯應該注意的一件事。

談起普盧、雨果等，法國人，不僅是法國人了，不能狀其作品之偉大，總是說他們作品之問世，如山崩海嘯是屬於自然現象之一。

如果說他們的作品如山崩、海嘯，那麼說我們中國的文壇如同沙漠，也是相當成比例的。

（編按：本文原載六十五年八月八日「聯副」。）

衆志成「沉」

羅北

